

黄兴与 中国革命

HUANG HSING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美〕薛君度 著
杨慎之 译

湖南人民出版社

黄兴与中国革命

〔美〕薛君度 著

杨慎之 译

湖南人民出版社

HUANG HSING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Chün-tu Hsüeh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STANFORD, CALIFORNIA

黄兴与中国革命

[美]薛君度 著

杨慎之 译

责任编辑：江 声

装帧设计：胡 杰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1980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191,000 插页：9

印数：1—24,500(内精装4,500) 印张：9

统一书号：11109·182 定价：(平)1.00元 (精)1.85元

作 者 简 介

本书作者薛君度教授，美籍华裔学者。一九二二年出生于广州。先后在新加坡和美国留学。一九五八年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历任美国史丹福大学研究员、香港大学历史系讲师、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客座副教授。现任美国马里兰大学政治系教授。并曾在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英国牛津大学、西德柏林大学短期执教或讲学。

薛君度教授现兼任华盛顿及东南各州中国问题研讨会主席、全美亚洲政治学者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

薛君度教授撰写和编纂的英文著作有：《黄兴与中国革命》、《中国近代革命领导人物》、《中国外交关系》、《亚洲政治学者在北美的专业及种族问题》等。



黄 兴 像



孙中山书赠黄兴的对联

安危他日终须仗，

甘苦来时要共尝。

集古句赠别克强同志。 孙文。

建設共和新事業

翼龍兄

剷除世界最強權

黃興

黃興墨迹之一

建設共和新事業，
剷〔铲〕除世界最強
權。

翼龍兄屬〔囑〕。 黃興。

培生、源水、孝章、应章各兄鉴

事冗无暇通候，罪过罪过！本日
驰赴阵地誓身
先士卒，努力
杀贼。书此以当
绝笔——
黄兴

弟黄兴顿首

三月廿五日



黄兴墨迹之二

培臣、源水、螺生、孝章、应章各兄鉴：

事冗无暇通候，罪过罪过！本日驰赴阵地，
誓身先士卒，努力杀贼。书此以当绝笔。即颂
筹安！

弟黄兴顿首。

三月廿五日

微步輕盈不動塵
綉羅為莫[幕]錦為茵
春風一曲清平調
十二樓頭第幾人
紫人

甲寅春暖黃興書

黃興墨迹之三

微步輕盈不動塵，綉羅為莫[幕]錦為茵。春風一曲《清平調》，十二樓頭第幾人？

甲寅春暖，黃興書。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人大常委会廖承志副委员长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并设宴招待本书作者薛君度教授和夫人黄德华女士。

目 录

DC07/24
中译本序.....(1)

原 序.....(9)

第 一 章 早年生活.....(11)

第 二 章 华兴会和长沙起义.....(21)

第 三 章 同盟会成立前的孙中山.....(33)

第 四 章 同盟会.....(45)

第 五 章 辛亥前五年间的革命战役.....(62)

第 六 章 广州“三·二九”之役.....(83)

第 七 章 武昌起义.....(99)

第 八 章 中华民国的成立.....(120)

第 九 章 对袁世凯的斗争.....(136)

第 十 章 一代伟人的凋谢.....(161)

第十一章 黄兴政治思想评价.....(183)

附录：纪念黄公克强并论辛亥革命.....(187)

注 释.....(216)

参考书目.....(258)

译后记.....(282)

中 译 本 序

我出生于广州。抗战期间在重庆。一九四六年在朝阳学院法律系毕业后离渝出国，在新加坡大学前身莱佛士学院攻读英国文学三年。一九四九年，赴美国纽约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政治系。《黄兴与中国革命》一书，就是在哥大时搜集材料写的。一九五五年动笔，一九五八年脱稿。一九五九年一月，应美国西部史丹福大学东亚研究委员会之请，赴加州工作，为该校政治系首任研究员。利用该校著名的胡佛图书馆，花了一年时间，将这本书修改定稿。一九六一年适逢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由史丹福大学出版，一九六八年再版。

一九六二年二月，我辞职离开美国，移席香港大学历史系。在港期间，曾考虑将《黄兴与中国革命》译为中文。因为那时还没有一部比较完整的、学术性的中文黄兴传记。一九六四年夏，我又返美任教。中译本计划以后就没有积极进行了。

一九七八年秋，我休假在哈佛大学做研究工作一学期。临时承国内安排接待，于十一月初偕妻子黄德华归国探亲访问五周。在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暨南大学及沈阳、旅大、长沙各地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或联合会讲演，举行座谈，讨论中美关系正常化等问题，交换意见，反应非常热烈。当时中美学术交流，多限于经济、科技，政治学者似尚属首次。喜见“四人帮”打倒后，举国上下致力于实现四个现代化，思想解放，实事求是，学术文化一片朝气，与一

黄兴与中国革命

九七一年我第一次归国参观时大不相同。最高兴的是在北京见到国家领导人，进行了亲切的谈话；在各地见到各大学负责人、社会科学家和研究辛亥革命的学者。并承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杨慎之兄将拙著《黄兴与中国革命》译为中文，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同时由三联书店在香港发行海外版。事属创举，深以为幸。

远在一九一五年，孙中山先生的老友、在菲律宾做过法官的美国人林百克，曾以笔名写过一本书，叫做《欧战中我们在中国的机会》。⁽¹⁾书首有黄兴的戎装照片，书末孙、黄各有一章，称黄为“爱国者”，“中国的华盛顿”。一九二五年孙中山先生逝世后，林百克写了一部《孙中山与中华民国》，⁽²⁾内有《孙中山与黄兴》一章，对于辛亥革命孙、黄领导关系，有深切了解。此外有关黄兴的英文书籍，似乎只有《中国革命的启示》，⁽³⁾一九一四年在纽约出版，共一四二页，约三分之二是黄兴传记，其余是讲袁世凯统治下的中国。作者是费城附近的医官，资料大概是从黄兴随从人员手中得来的。这本书，虽然与史实略有出入，大致尚属正确。那年秋天，黄兴就在离费城不远的的一个名胜区休养。

上述这些作品，都不能算是学术性的著作，而且流传不广。一般来说，在《黄兴与中国革命》一书出版前，西方学者只知道有孙中山其人，但对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的了解还是非常肤浅的。举例来说，一九三一年，著名的耶鲁大学出版了一部《孙中山传》，其中有一章，专门叙述一九〇四年孙中山在广州从事革命活动。文章绘声绘影，象煞有介事，其实都是些子虚乌有的编造。此后三十年，比较有学术价值的书，只有詹森教授参考日文资料撰写的《日本人和孙中山》，一九五四年哈佛大学出版。这本书引用中

文材料很少，而且还有一些错误。它引用了一九一五年三月十四日孙中山致日本外务省政务局长小池张造的密信，最近有人从日本外务省文卷中将此信摄成照片，对照签名笔迹，认为是伪造的。

拙著《黄兴与中国革命》，可以说是在西方大量发掘和采用五十年来积累的有关辛亥革命资料的尝试作。“在美国研究中国近代人物的著作中，可算是开风气之先”（书评者语）。全书二百六十页，正文共分十一章。中、英、日文参考书共二百五十五种，附注六百二十八条。原来设想的读者对象是西方学人，而他们从来就不很了解黄兴的革命事迹，所以我在写作的时候特别谨慎，尽量避免芜词虚语，引证翔实，言必有据。一九七三年，台湾书商曾擅自盗印发售，他们还代拟了这样一个中文书名：《黄兴与国民革命》。其实，“国民革命”这个名词，一般通用于北伐时代，与辛亥革命的含义不同。不知者还以为是原作者的书名，真是贻误不浅。

近二十年来，有关孙、黄及辛亥革命的资料，续有出版，较前大为丰富。但是，这个情况基本上没有影响我这本书的内容。我在这个中译本中，根据从未发表过的一九一四年孙、黄在日本关于“二次革命”和中华革命党问题的来往信件，作了唯一重要的修改补充。其实，英文原著也曾提到过这些书信和讨论，只是当时作者没有读到原件，是根据看过原件的人的说法。中译本引用原信字句，对几十年来关于“二次革命”时孙、黄对袁世凯和战意见分歧的传统说法，作了订正。⁽⁴⁾

《黄兴与中国革命》一书出版后，受到欧美、日本、澳洲、加拿大各国学术界的重视，评介推荐者凡三十余起。但也引起过一些争论。

黄兴与中国革命

一九六二年七月十五日台北出版的《新时代》杂志（第二卷第七期）上，一位对近代史有相当研究的学者，曾对我这本书加以评介。一则曰：“在写作态度上，著者是以公正与客观为准绳的。……著者的史学修养极深，文笔技巧极妙，论辩而不失公正，灵活而不失庄重。……强调黄克强对中国革命运动的贡献，但并不抹煞历史事实；叙述中山先生早期的革命运动，但也提到杨衢云、谢纘泰等人的功绩；推崇黄兴的特长与美德，但也不掩饰别人对他的指责与批评。”再则曰：“《黄兴与中国革命》的出版，确是中国现代史研究方面的一项重大成就。相信在国际人士对中国现代史认识方面，必有良好的影响”。但是，一九七一年以后，不知出于什么原因，这位先生一有机会，就对我点名批判。他说我“矫枉过正，不能令人心服”；又说我写的书“立论虽未必公正，然所述中山先生早年革命活动，大体正确”；他还引用友人的话，说我写的书“许多评论，都欠公允”，但又躲躲闪闪，不明确指出是哪些评论。我想，对于这些囿于成见和传统观念的不合理的评论，确应大度处之。

问题是，有的外国学人不怎么看书就挥笔写书评。已故的美国教授Earl Swisher硬说我是湖南人，极力想捧黄兴为思想界的巨子，真是令人啼笑皆非。一九六二年五月，美国亚洲学会出版的《亚洲研究》有一篇书评，作者是Michael Gasster，当时，他正在写博士论文，并执教于美东一所大学。他认为，拙著超越过去西方学术著作范围，深具创见，对辛亥革命研究的发展，有很大的帮助和启发作用。⁽⁵⁾他对拙著的批评，大部分可以置而不谈。但有两点相当重要，觉得非答辩不可。其一，他怀疑黄兴是否辛亥革命时期同盟会的军事领袖。这一点，我认为很奇怪，经不住

史实一驳。其二，他批评我没有参考黄兴写的书。据他说，民国初年，黄兴曾对一位美国军官讲，他正在撰写一部辛亥革命的政治军事史，两个月当可问世。Gasster质问我，为什么漏用这本书？这就难了。据我所知，根本就没有这本书，那又从何参考呢？我写了答辩文章，但被压了一年才能发表。同时，Gasster又写了一篇再答辩。在这篇“再答辩”中，他避重就轻，说的尽是些题外的话。他甚至认为，同盟会是否辛亥革命的主流，是否领导了辛亥革命，也是一大疑问。

Gasster和我的争辩，可能导致了后来耶鲁大学历史系女教授玛丽·瑞德（Mary C. Wright）于一九六五年邀请一些青年学者举行辛亥革命讨论会。会上提出来的一些论文，后来经这位女教授编辑成书，一九六八年由耶鲁大学出版。书名可译为《革命的中国：第一阶段，一九〇〇年至一九一三年》。编者的导言有九十九条注释，但只有一项是用的中文资料。关于革命领导问题，其中心思想不但否定孙中山，而且否定同盟会是革命运动的主流。她认为，同盟会初成立时会员不过四百人，武昌起义时亦不过万人，三分之一的会员没有受过教育（原书没有注明资料来源，不知何所根据）。而文学社却有会员三千人。唯一能够领导下层社会的是秘密会党，新军大都是秘密会党成员，所以，革命成功应当归功于秘密会党。她大概认为，同盟会就是孙中山，既然孙没有直接领导两湖革命，那么，辛亥革命的成功就与同盟会无关。她把一九〇三年以来华兴会、科学补习所等一脉相承的两湖革命团体和运动，中部同盟会两湖人士的活动联系，以至后来黄兴所以能督师汉阳的前因后果，一笔勾销，以偏概全。⁽⁶⁾

七十年代以来，美国学者对辛亥革命的研究继续深入，大有进步。但不少人都深受瑞德女教授这一派观点的影响。研究革命组织方面的，有关于同盟会和中华革命党的专书。研究革命思想和意识形态方面的至少有五种书，但大都是论述革命党人的社会主义或无政府主义思想，辛亥革命的思想主流，却反而没有人研究。地方性革命活动的研究涉及广东和两湖，可惜《两湖之革新与辛亥革命》一书，内容颇多讹误。澳洲颜清湟教授著有《华侨与辛亥革命》，一九七七年牛津大学出版，尤着重新加坡和马来亚。至于人物方面，有关于孙中山、宋教仁、袁世凯的研究。史扶邻教授所著《孙中山和中国革命的起源》，⁽⁷⁾一九六八年加州大学出版，取材丰富，可惜只写在一九〇五年同盟会成立时为止。韦慕庭教授所著《孙中山，一个受挫折的爱国者》，⁽⁸⁾一九七六年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立论严谨，内容扎实。对孙中山先生的评价，台湾有位学者很客观地认为，“有褒有贬，充分表现其史家笔法。他对中山先生褒扬之处，颇为公平；贬抑之处，亦非否定中山先生之伟大人格。”

西方学者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一般尚能一分为二，反对神化。海外和台湾有些人，囿于成见或传统观念，以为凡求历史翔实就会贬抑孙中山，从而否定或影响他的伟大。其实，认为伟大的革命领袖就不会有缺点和错误，这只是一种愚昧的宗教迷信而已。

在美国的学者，似乎还没有人能够很好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研究辛亥革命，对历史人物缺乏深刻的阶级分析。我在这方面的理论修养不够，尚须学习。但为介绍这些理论和从不同的角度看问题，我曾经把北京出版的《历史研究》